公羊春秋經傳通義

春秋公羊經傳莊公第三

公羊通義 卷之三上

何氏解詁　孔廣森謹案

元年春王正月

公何以不言卽位春秋君弑子不言卽位目春秋者時君自行卽位之禮特春秋不言耳君弑賊不討不書葬以義治也君弑子不言卽位以仁治也二者並是春秋新意俗儒猥云不行卽位之禮故不書是猶以春秋爲魯之史非君子之經也令皆據事直書而已將不書葬者亦可謂尸柩實未塟乎子有故君子爲之隱而子不自隱非子也後有作者觀乎春秋不幸遭人倫之變側席思憂終身不忍卽正可與言孝矣

君弑則子何以不言卽位隱之也孰隱隱子也解詁曰隱痛是子之禍不忍言卽位

三月夫人孫于齊

孫者何孫猶孫也內諱奔謂之孫猶孫也者猶遜讓之遜也諱若自讓其位而去夫人固在齊矣其言孫于齊何念母也將以來月練祭莊公感母在齊念而迎之左傳曰元年春不稱即位文姜出故也雖失經意然彼據魯史與桓可見夫人實非三月始孫矣至是始書者前與桓公如齊公弒讎爲圖討留齊未反本非出奔孫文公無所施今將迎而返之乃著之曰是時固孫于齊也不言其迎者義不當迎君子削之也然自孫後更無復文而下書會書饗書如齊師其見迎而復也明矣所謂沒其文而不沒其實正月以存君念母以首事公孫則正月書其所在以存君也夫人孫則接練時錄母之變以念母也自卒哭而祔比至于練間無他祭莊公即位首舉此祀事故曰首事內諱奔謂之孫乃公與夫人通例此承上文兼說之也公孫日夫人孫月尊卑之差也解詁曰非實孫月者起練祭左右

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解詁曰據夫人貶去姓者姜氏孫于邾婁貶惡其驕姪

曷爲貶與弒公也等與弒公貶異處者分別實孫否也本所以貶夫人者著其罪又以惡臣子也夫人姜氏孫于邾婁是內絕之之辭絕之則無惡也於其喪歸乃復以小君事之故惡之於彼夫人孫于齊內逆之之辭也自後遂終以小君事之故惡之於此後不待貶矣其與弒公奈何夫人譖公於齊侯公曰同非吾子齊侯之子也解詁曰如其事曰訴加誣曰譖齊侯怒與之飲酒於其出焉使公子彭生送之〔音義疏云與下句絕讀〕於其乘焉解詁曰於其將上車時搚幹而殺之解詁曰扶上車以手搚折其幹陸德明曰幹脅也〔音義〕搚音拉念母者所善也則曷爲於其念母焉貶不與念母也解詁曰念母則忘父背本之道也故絕文姜不爲不孝距蒯聵不爲不順脅靈社不爲不敬蓋重本尊統使尊行于卑上行于下貶者見王法所當誅至此乃貶者并不與念母也又欲以孫

爲內見義明但當推逐去之
亦不可加誅誅不加上之議

夏單伯逆王姬

單伯者何吾大夫之命乎天子者也范武子曰諸侯歲貢士于天子天子親命之使還其國爲大夫者不名謹案命大夫以名氏書單伯以伯仲書推此知大國之卿與王之上士同秩其命乎天子者則與中大夫同秩左氏經云單伯送王姬誤也經書單伯會諸侯于鄄單伯如齊單伯至自齊並是內大夫之辭且逆則据往之月書先行單伯而後築館可也送則据來之日書時尚未有以居王姬也是不可遍也**何以不稱使**解詁曰言如者內稱使之文**天子召而使之也**緣親親之義則我不可受于京師緣尊尊之義天子可得名而使我也故因而不稱使以爲內殺惡也春秋之義以王事辭家事不以家事辭王事父之讐不敢不讐也王命勿讐則亦不敢讐也孝子之心盡其得自盡者而已是以主王姬無譏於其特

焉譏乃逆之者何使我主之也曷為使我主之天子嫁女乎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諸侯嫁女于大夫必使大夫同姓者主之解詁曰不自為主者尊卑不敵其行婚姻之禮則傷君臣之義行君臣之禮則廢婚姻之好故必使同姓有血脈之屬宜為父道與所適敵體者主之禮尊者嫁女于卑者必持風旨為卑者不敢先求亦不可斥與之者申陽倡陰和之道天子嫁女于諸侯備姪娣如諸侯之禮義不可以天子之尊絕人繼嗣之路我主書者惡天子也禮齊衰不接弁冕仇讐不交婚姻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何以書譏何譏爾築之禮也于外非禮也于外何以非禮築于外非禮也申言築于外非禮者假令國外舊自有館于外可也

夫有所受之也今特築之而外之是疏王姬且營衛不謹故曰館王姬于外則可曰築王姬之館于外則不可穀梁傳曰主王姬者必自公門出解詁曰不以將嫁于讐國除讐者讐本自得以讐爲解無爲受命而外之故曰非禮

其築之何以禮主王姬者必爲之改築主王姬者則曷爲必爲之改築解詁曰據諸侯宮非一於路寢則不可君之治朝非所以處女子小寢則嫌爲遠別也羣公子之舍解詁曰謂女公子也則以卑矣以卽已字已卑太卑其道必爲之改築者也解詁曰築例時

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錫者何賜也解詁曰上與下之辭命者何加我服也錫命之禮諸公

奉箋服加命書于其上太史述命侯氏降拜升成拜太史加書于服上侯氏受故經舉命傳舉服也上公九命其餘大國七命小國五命王子母弟有大功德者雖諸侯加命加上公其服以九爲節錫命例月重錄之加於聘也趙訪曰錫成公命書月著例也凡蒙上事月者以著例決之

其言桓公何據巳殁**追命也**解詁曰禮生有善行死當加善諡不曰當復加錫不言天王者桓行實惡而乃追錫之尤悖天道故云爾謹案周公制禮諡以易名然而有幽靈厲戾者諸侯受諡于天子天子稱天以諡之自尊臨卑雖君父之惡臣子有不得而隱也君子蓋取此意施之春秋以春先王以王先正月若曰諸侯有罪正之以王王有罪正之以天桓公之行是謂無王無王之人而追命之是謂無天天凡內錄王使唯加禮於桓公成風之喪者不稱天其故可知也易曰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桓公推刃于同父成風以妾母儷于小君父子之恩缺夫婦之分亂而君臣之義或幾乎熄矣文王之道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魯廢文王之法度而天于方

崇奬之非所以欽承王業奉若天道也雖然尊者不可以屢譏故來聘求車皆不去天將於失之重者壹譏而已蓋莫重乎其追錫命

王姬歸于齊

何以書我主之也 由我嫁故同於內女月錄之家鉉翁曰書云釐降二女于嬀汭詩序言王姬下嫁于諸侯曰降曰下猶有自上而下之意至春秋垂法則曰王姬歸于齊與列國女嫁諸侯者無異辭所以見陰從陽夫倡婦不以天子女至貴而紊居室之大倫其慮後世遠矣

齊師遷紀郱鄑郚

遷之者何取之也取之則曷爲不言取之也爲襄公諱也 解詁曰襄公將復讐于紀故先孤弱取其邑本不爲利舉故爲諱諱案諱取言遷使若遷陽遷宿者然不嫌實遷者以稱師也遷之義在十年郱鄑郚三邑名穀梁說三言爲國謬也郱

地入齊其後爲大夫伯氏邑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大之也何大爾自是始滅也解詁曰將大滅紀從此始故重而書之

二年春王二月葬陳莊公

夏公子慶父率師伐於餘丘

於餘丘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爲不繫乎邾婁國之也曷爲國之君存焉爾蓋咸邱爲魯所焚邾婁君遷都于此公子慶父傳及史記並以爲莊公之母弟唯杜預云莊公時年十五則慶父莊公庶兄廣森謂隱公之攝本以桓幼自隱元迄同生之歲才十七年就令慶父先生亦長於莊無幾詎足勝專伐之任乎此由東遷以後亂世之事託體公侯生而暴貴廢丈人之律與弟子之尸未可援以桓理議其長少且令慶父非貴介弟必不至援一生一及之法而自謂當立矣貶不稱弟不發傳者與牙同罪從彼傳可知友賢亦

不稱弟者春秋許人弟者必使弟也管蔡失道而周公成其聖慶牙誅而季子成其賢繇周公季子之心豈得已哉

秋七月齊王姬卒

外夫人不卒此何以卒錄焉爾曷爲錄焉爾我主之也檀弓曰齊穀王姬之喪魯莊公爲之大功由我嫁服姊妹之服故恩錄之也不言齊侯夫人而以王姬繫齊醇同於內女文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郜解詁曰書者婦人無外事外則近淫不致者本無出道有出道乃致奔喪致是也謹案會不常月月者爲下卒出

乙酉宋公馮卒

三年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衛

溺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趙汸曰凡內臣會伐不月溺以會仇讐抗王命月廣森謂此兩惡并重錄責之甚也凡侯伐常例時閒有月者皆殊文以見美惡諸侯之師以錄月者爲善公會侯蔡侯楚宋公伐齊是也大夫之師以錄月者爲惡溺會伐衛公孫慈會侯陳是也君臣殊科故得相反以成其義

夏四月葬宋莊公

篡未明而書葬者爲繆公之後諱與喜時同義

五月葬桓王

此未有言崩者何以書葬蓋改葬也是文九年傳所謂過時書者也改葬之服緦禮則有之然骨肉歸復于土其道尚靜苟有陵谷之變至動尸移柩孝子仁人所不忍言也卜葬之詞曰考降無有近悔舉天下而葬一人未能遠悔尚復改葬蓋不慎矣若乃無非常之變榮奢更葬尤春秋之所惡也古不脩墓況改葬乎

秋紀季以酅入于齊

紀季者何紀侯之弟也何以不名據非先君之弟當言紀侯之弟某賢也何賢乎紀季服罪也其服罪奈何魯子曰請後五廟以存姑姊妹董仲舒曰春秋之法大夫不得專地又曰公子無去國之義又曰君子不辟外難紀季犯此三者何以爲賢賢臣固盜地以下敵棄君以避患乎曰賢者不爲爲是是故託賢於紀季以見季之弗爲也紀季弗爲爲而紀侯使之可知矣齊將復讐紀侯自知力不加而志距之故謂其弟曰我宗廟之主不可以不死也汝以酅往服罪於齊請以立五廟使我先君歲時有所依歸春秋之於所賢也固順其志而一其辭章其義而褒其美今紀侯春秋之所貴也是以聽其入齊之志而詭其服罪之辭也解詁曰言入者難辭賢季有難去兄入齊之心故見之男謂女先生爲姊後生爲妹父之姊妹爲姑謹案喪服女子適人不降昆弟之爲父後者其傳曰婦人

雖在外必有歸宗曰小宗故服期也言五屬無後則姑姊妹之嫁者有所取無所歸故以存姑姊妹爲辭惠士奇曰古者諸侯受封必有采地百里諸侯以三十里爲采七十里諸侯以二十里爲采五十里諸侯以十里爲采其後子孫雖有罪而絀使子孫賢者守其地世世以祠其始封之君是爲采此韓詩外傳之說必有所據郱鄑郚者紀之封鄑者紀之采邑封而留采故紀滅而鄑存然則紀季蓋紀子孫之賢者與附庸有采無封附於五等封內故曰附庸若紀季以鄑入于齊則附於齊之封內爲齊之附庸矣

冬公次于郎

其言次于郎何刺欲救紀而後不能也左傳曰凡師一宿爲舍再宿爲信過信爲次解詁曰次者兵舍止之名惡公既救人辟難道還故書其止次以起之諸侯本有相救之道所以抑強消亂也次例時

四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饗齊侯于祝丘穀梁傳曰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正也婦人不言會言會非正也饗甚矣解詁曰月者再出重也三出不月者省文從可知例

三月紀伯姬卒伯姬郎隱二年紀所逆者蓋惠公之女莊公之姑喪服大功章有君爲姑姊妹女子子嫁于國君者傳曰何以大功也尊同也尊同則得服其親服故春秋之義內女嫁于諸侯者錄卒嫁于大夫者不錄卒也其杞伯姬亦諸侯夫人不見卒者杞伯姬者桓公之女也僖之季年猶來求婦蓋卒于文宣之世於屬爲父之姑尊絕旁總況復出降本以有服恩錄無服則不錄矣所傳聞之世恩殺故紀伯姬叔姬卒皆不日與內大夫同義

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突尚居于櫟而經正稱之爲鄭伯者時子儀當國光不正不與成爲君也

紀侯大去其國

大去者何滅也大去者去不返之辭其君出奔而國爲敵有也由齊言之則爲滅由紀言之則爲大去春秋因其可諱而諱之解詁曰言大去者爲襄公明義但當遷徙去之不當取而有明亂義也

孰滅之齊滅之曷爲不言齊滅之爲襄公諱也春秋爲賢者諱何賢乎襄公復讐也襄公他事不足賢獨復讐之心有取焉故爲之諱惡以成其善俗儒疑於襄公利紀不得爲賢此未明諱之所設也假令襄公不貪土地醇乎令德更復何諱唯賢其復讐而又病其利紀是以存其可法沒其不可法而假以爲後也法耳

何讐爾遠祖也哀公亨乎周紀侯譖之解詁曰亨者煮而殺之譔案齊詩譜曰太公後五世哀公政衰荒淫怠慢紀侯譖之于周懿王使烹焉音義古文烹亨皆止爲亨字

以襄公之爲於此焉者事祖禰之

心盡矣盡者何襄公將復讐乎紀卜之曰師喪分焉寡人死之不爲不吉也此皆命卜之詞言苟得滅紀雖師喪君死猶以爲吉若長岸之戰楚司馬子魚令龜曰鲂也以其屬死之楚師繼之尚大克之吉其意同也解詁曰分半也師喪亾其半遠祖者幾世乎九世矣公歷胡公獻公武公厲公文公成公莊公僖公至襄公九世猶可以復讐乎雖百世可也黃道周曰九世而猶可況於三年之內乎故公羊子善於立言者也家亦可乎曰不可解詁曰家謂大夫家國何以可國君一體也先君之恥猶今君之恥也今君之恥猶先君之恥也國君何以爲一體國君以國爲體諸侯世故國君爲一體也解詁曰雖百世號猶稱齊侯謹案大夫士之義不得世故喪服傳曰父子一體也昆弟一體也禮所與使復讐

者亦唯父母之讐不與同生昆弟之讐不與聚國而已今紀無罪此非怒與解詁曰怒遷怒齊人語也此非怒其先祖遷之於子孫與曰非也古者有明天子則紀侯必誅必無紀者紀侯之不誅至今有紀者猶無明天子也猶古通以爲由字古者諸侯必有會聚之事相朝聘之道號辭必稱先君以相接號者玉幣之號若秦伯使遂來聘曰不腆先君之敝器使下臣致諸執事辭者賓主之辭若聘禮曰不腆先君之祧既拚以俟矣然則齊紀無說焉不可以並立乎天下故將去紀侯者不得不去紀也解詁曰無說無說懌也有明天子則襄公得爲若行乎解詁曰若如也猶曰得爲如此行乎曰不得也不得則襄公曷爲爲之上無天子下無方伯解詁

曰有而無益於治曰無緣恩疾者可也解詁曰疾痛也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

外夫人不書葬此何以書解詁曰据郜季姬也隱之也何隱爾其國亡矣徒葬於齊爾解詁曰國滅無臣子徒為齊侯所葬故痛而書之明魯宜當閔傷臨之卒不日葬日者魯本宜葬之故移恩錄文於葬此復讎也曷為葬之滅其可滅葬其可葬此其為可葬奈何復讎者非將殺之逐之也以為雖遇紀侯之殯亦將葬之也解詁曰以為者設事辭而言之稱齊侯者善葬伯姬得其宜也(音義)非將殺之絕句

秋七月

冬公及齊人狩于郜

公曷爲與微者狩齊侯也齊侯則其稱人何諱與讐狩也等諱不沒公言齊侯而必貶齊侯稱人者沒公則但有諱義人齊侯兼以惡齊也諸侯以國爲體雖據哀錄莊猶有讐襄公之心焉讐之則其言賢之何也賢其可賢貶其可貶以直報怨春秋以之前此者有事矣解詁曰溺會齊師伐衞是也後此者有事矣解詁曰師及齊師圍盛是也則曷爲獨於此焉譏於讐者將壹譏而已故擇其重者而譏焉莫重乎其與讐狩也從禽爲樂與讐共之乃忘親之大者於讐者則曷爲將壹譏而已讐者無時焉可與通通則爲大譏不可勝譏故將壹譏而已其餘從同同解詁曰其餘輕者從義與重者同不復譏都與無讐同文論之所以省文達其異義矣

五年春王正月

夏夫人姜氏如齊師戎事不邇女器目言如齊師惡甚矣

秋倪黎來來朝

倪者何小邾婁也小邾婁則曷為謂之倪未能以其名通也今為附庸則名倪其後受國則名小邾婁倪本邾婁顏之少子肥所封故謂之小邾婁也未能以其名通者猶孟子言不達於天子黎來者何名也其名何微國也附庸名者方二十里

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此伐衛何納朔也曷為不言納衛侯朔解詁曰據納頓子于頓言納辟王也絕正其義不使諸侯得立王之所廢穀梁傳曰是齊侯宋公也其曰人何

也人諸侯所以人公也其人公何也逆天王之命也今驗經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公會齊人宋人邾婁人救鄭皆以會大夫不致此下有致足起四國實其君貶稱人矣

六年春王三月王人子突救衛

王人者何微者也其名則微子突者何貴也其實則貴貴則其稱人何解詁曰據王子瑕不稱人謹案穀梁傳曰稱名貴之蕤疾以爲稱子則非名也尋此注意突仍是名何君擇善而從故自異初說繫諸人也本當稱王子突特繫人言之耳曷爲繫諸人王人耳言子突乃王人耳使若王不深助留但遣微者子突無戚重不能成功以爲天子殺恥矣趙汸曰王人救衛月凡救不月詳重略輕

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

衛侯朔何以名解詁曰據衛侯入于陳儀不名絕曷爲絕之犯命

也犯天子之命當絕賤不成爲諸侯故生名之其言入何據鄭衎或言歸或言復歸篡辭也篡衛侯留也留出奔周不書者尊王命所立也月者諸侯出奔還入國例

秋公至自伐衛

曷爲或言致會或言致伐得意致會解詁曰所伐國服兵解國安故不復錄兵所從來獨重其本會之時不得意致伐解詁曰所伐國不服兵將復用國家有危故重錄所從來此謂公與二國以上也公與一國及獨出用兵得意不致不得意致伐

衛侯朔入于衛何以致伐解詁曰據得意不敢勝天子也解詁曰與上辟王同義久不月者不與伐天子也故不爲危錄之

螟

冬齊人來歸衛寶

此衞寶也則齊人曷爲來歸之衞人歸之也衞人歸之則其稱齊人何讓乎我也其讓乎我奈何齊侯曰此非寡人之力魯侯之力也解詁曰時朔得國後遣人賂齊齊侯推功歸魯使衞人持寶來主書者極惡魯犯命復貪利也寶者王物之凡名謹案齊人來歸衞寶分惡於齊也成篡而後賂之辭也取郜大鼎于宋專惡於魯也賂而後成成篡之辭

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

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霣如雨

恒星者何列星也解詁曰恒常也常以時列見列星不見則何以知夜之中星反也解詁曰反者星復其位音義板本脫則字如雨者何如雨者非雨也非雨則曷爲謂之如雨不脩春

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此魯史記文也徐彦曰據此傳則孔子未脩之時已謂之春秋而舊解云孔子脩之春作秋成謂之春秋者失之遠矣君子脩之曰星霣如雨解詁曰明其狀似雨爾不當言雨星不言尺者霣則爲異不以尺寸錄之蕭楚曰自上而落謂之霣星霜皆霣而霜以著物然後可知故先言霣後言霜星麗于天見霣則知之故指言星霣一字先後不妄有如此何以書記異也董仲舒曰常星二十八宿者人君之象也衆星萬民之類也列宿不見象諸侯微也衆星霣墜民失其所也夜中者爲中國也不及地而復象齊桓起而救存之也鄉無桓公星遂至地中國其良絶矣解詁曰周之四月夏之二月昏參伐狼注之宿當見參伐主斬艾立義狼注主持衡平也皆滅者法度廢絶威信陵遲之象特天子微弱不能誅衛侯朔是後遂失其正諸侯背叛王室日卑星霣未墜而夜中星反者房心見其虛危升房心天子明堂布政之宫虛危齊分其後齊桓行霸陽穀之會有王事謹案洪範曰庶民惟星漢

成帝永始二年二月癸未夜過中星隕如雨長一二丈繹繹未至地滅至雞鳴止谷永以爲星辰附離于天猶庶民附離王者也王者失道綱紀廢頓下將叛去故星叛天而隕以見其象

秋大水莊公忿讐不孝于禰廟之罰

無麥苗

無苗則曷爲先言無麥而後言無苗据周正孟秋黍粱當登令其無苗春已見自一災不書待無麥然後書無苗禮一穀不升謂之歉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饉四穀不升謂之康五穀不升謂之大侵歉則君膳徹鶉鷃饑則徹鳧雁饉則去雉兎康則損囿獸至于大侵不祭肺不貳味馳道不除祭事不縣爲之變有殺也春秋一穀不升則不書故曰饑曰無麥苗曰大無麥禾曰大饑凡四等何以書記災也洪範五行傳曰治宮室飾臺榭內淫亂犯親戚侮父兄則稼穡不成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八年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

次不言俟此其言俟何解詁曰据次于陘侯屈完不書侯託不得已也本與齊師約共圍盛而託言陳蔡將來侵伐不得已出師待之下竟不見陳蔡加兵之事不嫌是實俟故得如其意書之深惡魯之陰謀積慮成於滅同姓

甲午祠兵

祠兵者何出曰祠兵解詁曰禮兵不徒使故將出兵必祠於近郊陳兵習戰殺牲饗士卒謹案祠兵師說以爲祠五兵矛戟劒楯弓矢及始造兵者周禮祭表貉鄭司農曰於所立表之處爲師祭造軍法者其神蓋蚩蚘或曰黃帝是也入曰振旅其禮一也皆習戰也解詁曰言與祠兵禮如一將出不嫌不習故以祠兵言之將入嫌於廢之故以

振訊士衆言之互相見也祠兵壯者在前何言乎難在前振旅壯者在後復長幼且衛後也

祠兵爲久也解詁曰爲久稽留之辭曷爲爲久吾將以甲午之日然後祠兵於是久侯齊師不至又遲其祠兵之日以深絕盛人之疑

夏師及齊師圍成成降于齊師

成者何盛也盛則曷爲謂之成諱滅同姓也成者盛之都邑本當言伐盛圍成諱之故但舉成不繫國也都而言滅者與滅夏陽同義文公之篇猶見盛伯知此時但亾成都未全滅盛矣解詁曰言及者起魯實欲滅之不月者順諱文曷爲不言降吾師辟之也魯待齊而後克成故得歸惡於齊因爲內避滅同姓之文然言二國同圍則亦同受降可知此成即魯所取以爲孟孫采者也左氏順經作傳乃有脩德退師之語抑失事實

秋師還

還者何善辭也此滅同姓何善爾還者何善辭也者文十三年傳文弟子援彼難此不當善而言還意病之也言非善之但閔其疲病耳曰師病矣文王之法師出不踰時春而祠兵秋而振旅君子以師為病矣（音義）少儀注引春秋傳師還曰疲今

傳無此文曷為病之非師之罪也本當言公至自圍成孫諱滅同姓沒公不舉公至而舉師還然滅同姓自公之過於師無罪故不得加不善辭也以善反曰還以不善反曰復從出師久亦不錄還者皆從此始見法可知

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弒其君諸兒解詁曰諸兒襄公也無知公子夷仲年之子襄公從弟

九年春齊人殺無知

公及齊大夫盟于暨

公曷為與大夫盟解詁曰據與高傒盟諱不言公齊無君也然則何以不名解詁曰據高傒名為其諱與大夫盟也使若衆然解詁曰鄰國之臣猶吾臣也君之於臣當告從命行而反歃血約誓故諱使若衆得齊諸大夫約束之者愈也謹案是盟約納糾也不月者明齊大夫不背盟小白自以力得先入耳凡公與大夫會盟例不致

夏公伐齊納糾

納者何入辭也使之入之辭也其言伐之何據頓入不舉伐納頓子于頓之類是也伐而言納者猶不能納也伐下納者目所為伐事耳與入辭異不言弗克納者別於納不正者也納例時糾者何公子糾也何以不

稱公子君前臣名也去公子者著糾之已臣於魯也禮公子無去國道仕於他國則不得更稱公子公子云者吾公之子也非可相假假令齊侯之子而稱公子於魯則且嫌為魯公子故糾為魯臣卽無稱公子之道也糾既來臣雖方納之猶當為臣禮下經取子糾文承齊人乃無君前之義是以得舉貴稱矣

齊小白入于齊

曷為以國氏當國也小白不當立故書法與齊無知同其言入何徐彥曰據蔡季自陳歸于蔡不言入篡辭也何氏之例大國篡例月小國時又納亦為篡皆誤也子糾正小白不正而一言納一言入不當同為篡若納不月起非實篡又不當入亦不月春秋要自論正不正豈分別大小國乎故今不取

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

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

內不言敗此其言敗何解詁曰據郎之戰伐敗也伐誇也雖敗猶可誇不若常敗有恥當諱曷為伐敗復讎也解詁曰復讎以死敗為榮故錄之謹案復讎者雖不愛其死要期於有底豈以敗為榮乎特魯之不能讎齊力屓不敵故春秋因其敗而誇大之若曰幸有此敗莊之忿讎乃可以自解云爾諸侯以國為體先君之讎雖百世不可遁然苟竭其志力師喪分焉卒不得報君子亦恕之矣齊魯皆非能誠復讎者而假襄公以見復讎之善又假莊公以寬不能復讎之責皆所以因事託義著為後法此復讎乎大國曷為使微者擬不出主名似內微者文公也公則曷為不言公不與公復讎也曷為不與公復讎復讎者在下也下猶後也義如下武維周之下本讎襄公而復之於桓公故言復讎者在其後世也時實以不能納子糾怨齊

而託名復讐伐之桓又非讐子故不與公復讐也令責復讐方著錄之不當沒公沒公者起非實復讐不致者已沒公不得言公至

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

其取之何 解詁曰据楚人殺陳夏徵舒不言取執齊慶封殺之言執也 內辭也 脅我使我殺之也 解詁曰時小白得國與鮑叔牙圖國政故鮑叔薦管仲名忽曰使彼國得賢己國之患也乃脅魯使殺子糾求管仲名忽魯惶恐殺子糾歸管仲名忽死之故深諱使若齊自取殺之 其稱子糾何 据納糾不言子 貴也其貴奈何宜為君者也 解詁曰故以君薨稱子某言之者著其宜為君月者從未踰年君例謹案公子糾乃襄公之弟桓公之兄時襄無嫡嗣貴莫如糾也齊世家曰襄公殺誅數不當羣弟恐禍及故次弟糾奔魯次弟小白奔莒莊子曰小白殺兄入嫂荀子曰齊桓五伯之盛者也前事則殺兄而爭國

撿尋諸文兆是糾長故次宜爲君乃或專據薄昭說詞以爲桓兒糾弟謬矣又如所徵史記參之管子大匡曰齊僖公生公子諸兒公子糾公子小白左傳曰齊桓衛姬之子也有寵於僖明糾與小白皆僖公子非襄公子魯納所當立耳發疾責其親納管子恐非經意

冬浚洙

洙者何水也浚之者何深之也曷爲深之畏齊也解詁曰洙在魯北齊所由來曷爲畏齊也辭殺子糾也魯自知殺子糾不義而以畏齊爲辭故浚洙以飾成畏齊之狀其實長勺之役我能敗之則亦何至以千乘之國而不能庇一子糾哉春秋書其辭殺子糾之迹譏內深矣

十年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

二月公侵宋

曷為或言侵或言伐觕者曰侵精者曰伐解詁曰觕麤也將兵至境以過侵責之服則引兵而去用意尚麤精猶精密也侵責之不服推兵入竟伐擊之益深用意稍精密謹案周官九伐之法負固不服則侵之賊賢害民則伐之明侵伐皆王者之師堂堂正正之名而左氏以輕師偃鐘鼓為侵者失矣伐者深入其境侵者害淺故春秋之義侵善於伐侵伐例皆時唯內書公侵者恆舉月蓋善錄之戰不言伐解詁曰舉戰為重犂戰是也圍不言戰解詁曰舉圍為重楚子圍鄭是也入不言圍舉入為重入其郛是也滅不言入解詁曰舉滅為重齊滅萊是也書其重者也包輕者

三月宋人遷宿

遷之者何不通也以地還之也解詁曰還繞也解上不通也子沈子曰不通者蓋因而臣之也因而臣之者因取以為宋附庸也所

邊之地四面還繞皆宋邑不得外通雖未絕世與奪國同九伐有犯令陵政則杜之鄭司農曰杜塞使不得與鄰國交通此近是與邊之者例月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

其言次于郎何伐也解詁曰時伐魯故書次伐則其言次何

齊與伐而不與戰故言伐也我能敗之故言次也

二國伐一國戰須分別之故不得從戰不言伐例也然又不直舉伐者郎者吾近邑與四鄙異不可言伐須為變文也我能敗之故先言次後言敗對桓十年來戰于郎為我不能敗之故也左傳曰齊師宋師次于郎公子偃曰宋師不整可敗也自雩門竊出蒙皋比而先犯之公從之大敗宋師于乘邱齊師乃還此詐戰不日之辭

秋九月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荊者何州名也漢南曰荊州以州舉者略之若言荊州之蠻云爾不詳別其國部意也所傳聞之世方內其國而外諸夏蠻夷猶未及始錄故深略之至所聞之世內諸夏而外夷狄荊始進稱楚其吳初通上國已在成公之末故始見卽得以國書矣州不若國國不若氏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字不若子徐彥曰言荊不如言楚言楚不如言潞氏甲氏言潞氏不如言楚人言楚人不如言介葛盧言介葛盧不如言邾婁儀父言邾婁儀父不如言楚子吳子謹案此七等所以進退四夷絀陟小國極於子者禮所謂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之義也是春秋所託王者法也

蔡侯獻舞何以名解詁曰據獲晉侯不名絕曷爲絕之獲也解詁曰獲得也戰而爲敵所得獻舞不言獲故名以起之曷爲不言其獲據戰而執者當言獲滅國而降者乃言以歸不與夷狄之獲中國也解詁曰與凡倘同義謹案以歸雖亾國之辭然尚無

大戢義書序曰以箕子歸是也

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

何以不言出解詁曰據衛侯出奔也國已滅矣無所出也解詁曰別於有國出奔者孔子曰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謹案諸侯卒名失地名所聞世以前略小國卒或不名故其失地亦恒不名譚子奔莒弦子奔黃溫子奔衛是也至所見之世款章羽等乃名

滅例

月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鄑

秋宋大水

何以書記災也外災不書此何以書及我也不樂內爲

重者錄災所由生道其本也知非爲王者之後記災者所傳聞之世方外諸夏雖王者之後猶未得記故知仍以及內錄爾方氏說外災据告書者但魯史之體如是非春秋新意也兢以其傳駁之隱七年京師來告饑不書何耶

冬王姬歸于齊

何以書過我也 解詁曰時王者嫁女于齊塗過魯明當有送迎之禮在塗不稱婦者王者無外故從在國辭讓案前王姬歸月此同外女歸例不月者但以過我書我不爲主故也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酅

其言歸于酅何 解詁曰据國滅來歸不書酅非紀國而言歸 隱之也何

隱爾其國亾矣徒歸于叔爾也 解詁曰叔者紀季也婦人謂夫之弟爲叔來歸不書書歸酅者痛其國滅無所歸也酅不繫齊者時齊聽後五廟故國之起有五廟存也

月者恩錄之家啟翁曰夫死無子而終於父母家者非正也終於夫家正也

夏四月

秋八月甲午宋萬弑其君接及其大夫仇牧

及者何累也弑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孔父荀息皆累也舍孔父荀息無累者乎曰有有則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仇牧仇牧可謂不畏彊禦矣彊禦猶言勍敵其不畏彊禦奈何萬嘗與莊公戰獲乎莊公左傳曰乘丘之役公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公右歂孫生搏之獲不書者非軍將莊公歸散舍諸宮中數月然後歸之歸反爲大夫于宋散凡舍也止也反復也本爲大夫歸而復其位與閔公博婦人皆在側萬曰甚

矣魯侯之淑魯侯之美也天下諸侯宜為君者唯魯侯爾解詁曰淑善美好也萬見婦人皆在側故詐閔公以此言言閔公不如魯侯善好閔公矜此婦人解詁曰色自美大於此婦人妒其言顧曰此虜也解詁曰爾請側婦人爾虜焉故解詁曰更向萬曰女嘗執虜於魯侯故稱譽耳魯侯之美惡乎至解詁曰惡乎至猶何所至謹案董生讀此傳故字作知爾虜絕句焉知魯侯之美惡乎絕句至屬下萬怒為句文義較長音義惡依何義音烏依繁露義如字萬怒搏閔公絕其脰解詁曰脰頸也齊人語仇牧聞君弒趨而至遇之于門手劍而叱之萬臂摋仇牧碎其首手劍手持劍也叱之叱萬也臂摋者以臂擿而殺之齒著乎門闔解詁曰闔扇仇牧可謂不畏彊禦矣解詁曰猶乳犬攫虎伏雞搏狸精誠之至也劉敞曰仇牧之智則未

仇牧之忠則盡矣疾其疾而忿其力憂其憂而忿其生也謹案左傳曰遇仇牧于門批而殺之遇太宰督于東宮之西又殺之督本弒君賊故不書是亦傳所謂累死而不得賢者也杜預妄云殺督不書宋不以告苟如是則君子之筆削安在哉

冬十月宋萬出奔陳月者譏緩討逸賊與州吁同義左傳云宋人請萬于陳而醢之春秋不書討賊葬閔公者蓋既葬乃得殺萬以討賊晚故不錄也猶慶父奔莒踰年縊死經亦不錄慶父之誅閔公之葬

十有三年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婁人會于北杏解詁曰齊桓行霸約束諸侯尊天子故爲此會也桓公時未爲諸侯所信鄉故使微者會也桓公不辭微者欲以卑下諸侯遂成霸功也

夏六月齊人滅遂解詁曰不會北杏故也不諱者桓公行霸不任文德而尚武力又功

未足以除惡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盟于柯

何以不日當言不月而難其日者方欲通解桓盟不日爲信以下諸盟或時或月故但舉不日以包也易也解詁曰易猶佼易也相親信無後患之辭其易奈何桓之盟不日其會不致信之也其不日何以始乎此莊公將會乎桓曹子進曰君之意何如曹子名沫一曰曹劌莊公曰寡人之生則不若死矣解詁曰自傷與齊爲讐不能復也伐齊納糾不能納反復爲齊所脅而殺之曹子曰然則君請當其君臣請當其臣解詁曰當猶敵也將劫之辭莊公曰諾於是會乎桓莊

公升壇解詁曰土基三尺土階三等曰壇會必有壇者爲升降揖讓稱先君以相接所以長其敬曹子手劒而從之解詁曰從隨也隨莊公上壇造桓公而脅之曹子本謀當其臣更當其君者見莊有不能之色管子進曰君何求乎曹子曰城壞壓竟君不圖與史記曹沫曰齊強魯弱而大國侵魯亦以甚矣今魯城壞即壓齊境君其圖之管子曰然則君將何求曹子曰願請汶陽之田齊所侵取汶北之田管子顧曰君許諾解詁曰諸侯死國不死邑故可許諾桓公曰諾曹子請盟桓公下與之盟壇上本兩君會盟之所故桓公更下壇與曹子盟已盟曹子摽劒而去之解詁曰摽辟也時曹子端劒守桓公已盟乃摽劒置地與桓公相去離齊名南曰太史公依公羊說爲刺客列傳從人疑此事但荀子大儒其王制篇曰亘公刼于魯莊則此說之傳久矣要盟可犯而

桓公不欺曹子可讐而桓公不怨 解詁曰臣約其君曰要强見要脅而盟爾故云可犯 桓公之信著乎天下自柯之盟始焉 解詁曰諸侯猶是翕然信鄉服從再會于鄄同盟于幽遂成霸功故云爾

十有四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

夏單伯會伐宋

其言會伐宋何 解詁曰據伐國不殊會 後會也 解詁曰本期而後故但舉會書者刺其不信因以分別功惡有深淺也從義兵而後者功薄從不義兵而後者惡淺

秋七月荆入蔡

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鄄 左傳曰宋服故也

十有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鄄

夏夫人姜氏如齊

秋宋人齊人邾婁人伐倪宋序上者諸侯爲宋伐倪故宋主之(音義)倪舊作兒與五年經文倪字不同今改

鄭人侵宋

冬十月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

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爲宋報鄭之侵也故宋復序上

秋荆伐鄭

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滑伯滕子同盟于幽(音義)左氏穀梁經皆如此唯今公羊經云公會按十九年注鄄

幽之會公皆不至疏曰十六年冬會齊侯宋公以下同盟于幽經不言公會故知魯侯不至矣然則公羊本亦無公字今文誤衍謹刪

同盟者何同欲也解詁曰同心欲盟也同心為善善必成同心為惡惡必成故重而言同盟也杜元凱曰書會魯會之不書其人微者也

邾婁子克卒邾儀父也小國錄卒者足褒文不葬者起實小國也

十有七年春齊人執鄭瞻

鄭瞻者何鄭之微者也解詁曰以無氏也此鄭之微者何言乎齊人執之書甚佞也為魯將受佞人故書其執穀梁傳曰卑者不志此其志何也以其逃來志之也逃來則何志焉將有其末不得不錄其本也鄭瞻之佞人也與此傳意同知非為齊執甚佞書者齊若以其佞執之當得為伯討今齊稱人則欲不當罪或正如左氏

所說怒鄭不明故耳

夏齊人殲于遂

殲者何殲積也解詁曰殲者死文殲之爲死積死非一之辭衆殺戍者也左傳曰齊人殲遂而戍之遂因氏頜氏工婁氏須遂氏饗齊戍醉而殺之齊人殲焉解詁曰齊戍之非也遂不當坐故使齊爲自積死文也衎人者衆辭也

秋鄭瞻自齊逃來

何以書書甚佞也曰佞人來矣佞人來矣解詁曰重言來者道經主書者若傳云爾蓋痛魯知而受之信其計策以取齊淫女丹楹刻桷卒爲所敗也謹案鄭瞻之事傳無明文何注每有此類疏輒以爲出春秋說然若龍門之戰僖之取楚文緯候未與董仲舒已言之漢藝文志又有公羊外傳五十篇今亦未見云云之說疑皆公羊師學相承未敢以意去

取

冬多麋

何以書記異也解詁曰言多者以多爲異也謹案京氏易傳曰麋正作淫爲火不明

國多麋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不日者食于晦也晦則不言日者是月更無餘日故舉月以包也五行志曰董仲舒以爲宿在東壁魯象也後公子慶父叔牙果通於夫人以

切公

夏公追戎于濟西

此未有言伐者其言追何解詁曰据公追齊師至嶲弗齊侵也音義開成石經云此未有伐者無言字

大其爲中國追也此未有伐中國

者則其言爲中國追何大其未至而豫禦之也追逐也蓋齊西之國逼近戎患公緣是與師逐之故善其未至而豫爲中國追也其後曹君卒死於戎難董仲舒曰春秋傳無大之之辭兵已加焉乃從救之則弗美未至豫備之則美之善其救害之先也夫救早而先之則害無由起而天下無害矣然則觀物之動而先覺其萌絶亂塞害于將然而未行之時春秋之志也故救害而先知之明也公之所恤遠而春秋美之詳其美恤遠之意則天地之間然後快其仁矣是以知明先而仁厚遠遠而愈賢近而愈不肖者愛也故王者愛及四夷霸者愛及諸侯安者愛及封內危者愛及旁側亾者愛及獨身

其言于濟西何大之也自濟以西不限所至之辭故爲大也此與天王狩于河陽穀梁傳謂以河陽言之大天子也者同意

解詁曰追例時

秋有蜮

何以書記異也解詁曰言有者以有爲異也徐彥曰不書來者亂氣所生不從外來故也謹案洪範五行傳曰皇之不極是謂不建厥咎眊厥罰恒陰時則有射妖劉向以爲蜮猶惑也在水旁能射人射人有處甚者至死南方謂之短狐近射妖死亡之象也時莊公將取齊之淫女故蜮至

冬十月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音義婦絕句于鄄絕句

媵者何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姪

者何兄之子也娣者何弟也諸侯壹聘九女諸侯

解詁曰言往媵之者禮君不求媵二國自

不再娶往媵夫人所以一夫人之尊必以姪娣從之者欲使一人有子二人喜也所以防嫉妒令重繼嗣也因以備尊尊親親也九者極陽數也不再娶者所以節人情開媵路謹宋媵送一也送致其女也穀梁傳曰姪娣者不孤子之意也一人有子三人緩帶禮婦人無子當去諸侯夫人雖無子媵有子嫡得不去重黜尊也易曰得妾以其子此之謂也白虎通義曰天子諸侯一娶九女何重國廣繼嗣法地有九州承天之施無所不生也娶九女亦足以承君施也九而無子百亦無益也王度記曰天子一娶九女或曰天子娶十二女法天有十二月一不娶兩娣何博異氣也娶三國女何廣異類也恐一國血脈相似俱無子也二國來媵誰爲尊者大國爲尊國等以德質家法天尊左文家法地尊右所以不聘妾何人有子孫欲尊之義不可求人以爲賤也天子諸侯之世子皆以諸侯禮娶與君同示無再娶之義也〔音義〕弟也白虎通引作女弟

也

媵不書此何以書爲其有遂事書爲下張本文也穀梁傳曰其曰陳人之婦畧之也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解詁曰以外事不素制不豫設故云爾謹案古之爲大夫者祭祀能語喪紀能誄升高能賦作器能銘山川能說師旅能誓用能施命貞能命龜使能造命能是九者可謂有德音矣是故聘禮受命不受辭無常遂而說使於四方不能專對不可以爲大夫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解詁曰先是鄄幽之會公皆不至公子結出境遭齊宋欲深謀伐魯故專矯君命而與之盟除國家之難全百姓之命故善而詳錄之先書地後書盟者明出境乃得專之也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而盟不日者起國家後背結之約非結不信也謹案鄄者盟地非致媵地也本送女如陳行及于鄄值齊宋約盟而結與焉猶曰鄑子會盟于邾婁已酉邾婁人執鄑子用之會盟者會曹南之盟非盟于邾婁也于邾婁者起

下事言行及于邾婁而見執也此二經文同今皆失其讀董仲舒曰春秋之法大夫無遂事又曰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又曰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也又曰聞喪徐行而不反四者各有所處得其處則皆是也失其處則皆非也春秋固有常義又有應變無遂事者謂平生安寧也專之可也者謂救危除患也進退在大夫者謂將率用兵也徐行不反者謂不以親害尊不以私妨公也故公子結受命往媵陳人之婦于鄄道生事從齊桓盟春秋弗非公子遂受命使京師道生事之晉春秋非之有危而不專救謂之不忠無危而擅生事是卑君也故此二臣俱生事春秋有是有非其義然也廣森謂結不書卒則未命爲卿本不當氏氏公子者蓋著其遂事褒錄之

夫人姜氏如莒

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解詁曰鄙者邊垂之辭

二十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解詁曰月者再出也不從四年已月

者異

國

夏齊大災

大災者何大瘠也解詁曰瘠病也齊人語也以加大知非火災也謹案經例大者曰災小者曰火言災則大已見不須更有大文故得起非火災也瘠讀若蘇林音國無捐瘠之瘠曲禮注引此傳字直爲漬呂氏春秋曰仲父之病矣漬甚高誘亦以此傳大漬說之大瘠者何痾也解詁曰痾者民疾疫也何以書記災也外災不書此何以書及我也解詁曰痾者邪亂之氣所生是時魯任鄭瞻夫人如莒淫泆齊侯亦淫諸姑姊妹不嫁者七人謹案疫氣自齊漸染及魯道災所由生故不衆我爲重齊災恒不書今獨見書則及我之意自見

秋七月

冬齊人伐戎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

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

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解詁曰春秋寡明者書葬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省

肆者何跌也大省者何災省也穀梁傳曰肆失也跌亦失意省左氏經爲眚古通用字洪範王省惟歲宋世家亦作眚災省者罪也書曰眚災肆赦此之謂也肆大省者言放失大罪也王者順三微之氣恒以建子之月赦宥罪過於易冬至卦氣爲中孚其象曰君子以議獄緩死然則周正正月正肆省之時也何氏所云災辟子卯尋省傳義了不相涉

肆大省

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忌省也忌諱也諱言國有大罪人故一切肆之蓋慕刑措之名失勝殘之實自是君廢其威魯遂積弱

癸丑葬我小君文姜

文姜者何莊公之母也解詁曰言小君君者比於君為小俱臣子辭也文者謚也夫人以姓配謚欲使終不忘本也謹案春秋之初下成康未遠諸侯夫人猶從君之謚衛有莊姜宣姜鄭有武姜是也非正嫡則無謚仲子是也魯自文姜以後不別適庶皆各自為謚定公之妾姒氏不當體君乃反稱定姒此末世瀆亂作之不應禮法

陳人殺其公子禦寇解詁曰書者殺君之子重也謹案陳世家曰宣公有嬖姬生子款欲立之乃殺其太子禦寇經不言世子者蓋雖貴宜為太子非適長又未誓也稱人以殺者歸惡於款也言款之志在乎構殺其兄而代之也後款卒不日亦為篡未明故與此事相起

夏五月 月下亦謂有所繫之事而爲內大惡當諱者趙汸曰夏五月非首月蓋夫子旣削其事因留其時月以備一時見魯史於此本非有闕也

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傒盟于防

齊高傒者何貴大夫也 等諱必沒公言高傒不貶言公及齊人者以其貴須見名氏也左傳曰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謂傒及國歸父之父也言雖貴如高傒猶不得敵諸侯然後君臣之分益正與處父與者傒大國之卿命乎天子本當言高仲今言高傒卽是抑之陽處父本當言名氏故更貶去氏其爲降一等也同

曷爲就吾微者而盟 據及宋人盟于宿爲內微者也及我欲之而言就者據防內地

公也公則曷爲不言公諱與大夫盟也 于暨言公及齊大夫于防沒公者無君而盟大夫猶可言也有君而盟大夫公卑矣是以諱之也諸來聘而盟者皆不言公及同此意也

冬公如齊納幣

納幣不書此何以書 解詁曰据桓三年公子翬如齊逆女不書納幣 譏何

譏爾親納幣非禮也 不主言譏喪娶者親納幣失之小者也三年之內圖婚失之大者也小者猶譏大者可知解詁曰納幣即納徵禮曰主人受幣士受儷皮是也禮言納徵春秋言納幣者春秋質也謹案幣者六幣之通名諸侯聘女以大璋皮帛

二十有三年春公至自齊

桓之盟不日其會不致信之也此之桓國何以致 解詁 盟于柯下師有成解故据彼雖凡 危之也何危爾公一陳佗也 曰公如齊淫與陳佗相似如一也謹案傳公前之桓國皆不致莊公則致故得起有危義其他公如齊如晉如楚悉致者自是常例耳

祭叔來聘祭寰內之采也叔其君也自同於外諸侯使其私人來聘春秋不錄其使略之與荆人來聘同文蓋以爲人臣者聘弓鍭矢不出竟場束脩之饋不行于竟中其聘非禮也穀梁傳言不正其外交故不與使是也鄭司農以爲祭叔無王命自來既無王命即非爲王聘若其自爲聘則無君親行聘之禮徐邈以爲祭叔爲祭公使聘既失禮又不當貴其使得稱字愚謂祭叔即祭公也爲三公則稱公不爲三公則不稱公

夏公如齊觀社

何以書譏何譏爾諸侯越竟觀社非禮也穀梁傳曰以是爲尸女也惠士奇曰尸女者主爲女而往陳代淫乎蔡莊公淫乎齊墨子曰燕有祖齊有社宋有桑林楚有雲夢此男女之所屬而觀也觀社者志不在社也志在女而已

公至自齊危致例月此之桓國而致危義已見故不復月

荆人來聘

荆何以稱人 解詁曰据上稱州 始能聘也 解詁曰明夷狄能慕王化修聘禮受正朔者當進之故使稱人也稱人當繫國而繫荆者許夷狄者不一而足

公及齊侯遇于穀

蕭叔朝公

其言朝公何 据常辭言來朝 公在外也 公在穀而蕭君以朝禮見也附庸方三十里者字

秋丹桓宮楹

何以書譏何譏爾丹桓宮楹非禮也 穀梁傳曰禮天子諸侯黝堊大夫倉士黈丹楹非禮也解詁曰楹柱也丹之者爲將娶齊女欲以誇大示之

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曹鄭皆同姓之伯然唯終生始見得錄卒葬與鄭同

射姑以後遂月卒時葬遠於春秋者蓋貶之也春秋雖亾國數十卒以弱小不能自存唯曹列於成國而當春秋之中先見覆滅傳曰國於天地有與立焉不數世淫弗能斃也曹其是矣莊自不子之惡其嗣僖公不用忠臣之諫死于戎寇昭公繼之好奢而任小人蜉蝣之刺始作共公繼之數侵取地乘軒者三百人其後負羈又最著有惡行故春秋一切略其卒葬言乎曹之君世濟其無道以至於亾也所以深惡曹而為有國者戒也俗儒輒以為舊史無日春秋因之春秋禾列國之史豈僅見魯史且魯史亦何憾於曹而獨世世闕其卒日哉終生遠而日存今露近而日闕抑又理所不然

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

桓之盟不日此何以日危之也何危爾我貳也貳義

如傳瑕貳之貳言我事齊有貳心後齊人降鄣師夫于成是其驗也不從下幽之盟日者時有他國

嫌非獨我貳故於公專盟爲不信辭不言及言會者著我貳無汲汲之意曾子曰我貳者非彼然我然也我貳則不信在我非在彼也故日之於桓無損也

二十有四年春王三月刻桓宮桷

何以書譏何譏爾刻桓宮桷非禮也穀梁傳曰天子之桷斲之礱之加密石焉諸侯之桷斲之礱之大夫斲之士斲本刻桷非禮也此傳不直言丹楹刻桷并禮必全舉經句者本不當丹刻既丹刻尤不當加侈麗蓋推經譏含兩義故特連桓宮言也解詁曰月者功重於丹楹謹案春秋之法同事而再失禮則後事重錄之

葬曹莊公

夏公如齊逆女

何以書親迎禮也白虎通義云外屬小功已上不得娶故春秋傳曰譏娶母黨也

今傳無此文似亦嚴顏二家之異春秋書娶者五桓宣皆娶于姜桓母子氏宣母熊氏文公娶乎大夫則非僖夫人之黨得設母黨者莊成二公而已未知傳文本在何篇內逆女例月而此及僑如逆女不月咨即以娶母黨失正故略之與律禁姑之子舅之子相爲昏姻意春秋之義也

秋公至自齊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

其言入何据當言公及夫人姜氏至自齊難也其言日何解詁曰据夫人姜氏至不日難也其難奈何夫人不僂不可使入與公有所約然後入解詁曰僂疾也齊人語約約遠媵妾也夫人稽留不肯疾順公不可使即入公至後與公約定八月丁丑乃入故爲難辭也夫人要公不爲大惡者妻事夫有四義雞鳴縱笄而朝君臣之禮也三年惻隱父子之恩也圖安危可否兄弟之義也樞機之內寢席之上朋友之道不可純以君臣之義責之謹案僂俯也不僂者蓋不伏順於公之謂

戊寅大夫宗婦覿用幣

宗婦者何大夫之妻也解詁曰大夫妻言宗婦者大夫爲宗子者也族所以有宗者爲謂族理親疏令昭穆親疏各得其序也故始統世世繼重者爲大宗旁統者爲小宗小宗無子則絕大宗無子則不絕重本也謹案宗婦猶言主婦杜范等以爲同宗之婦非也左傳曰哀姜至公使宗婦覿明非大夫亦覿大夫宗婦者言大夫之宗婦耳穀梁傳云禮大夫不見夫人不言及不正其行婦道故列數之也則以大夫宗婦爲二尊下傳止舉婦贄更不言大夫爲用是傳意與左氏同與穀梁異古人訓詁最精如喪服爲大夫命婦者傳曰大夫者其男子之爲大夫者也命婦者其婦人之爲大夫妻者也大夫本無庸釋恐讀者惑於大夫命婦爲一故兼釋之引彼證此即知此不兼釋者是以大夫宗婦爲一矣

覿者何見也用者何用者不宜用也見用幣非禮也見禮也用幣非禮也不言用幣覿言覿用幣者舉常事於

上著失禮於下然則曷用棗栗云乎腶脩云乎解詁曰腶脩者脯也禮婦人見舅以棗栗爲贄見姑以腶脩爲贄見夫人至尊兼而用之云乎爵也棗栗取其早自謹敬腶脩取其斷斷自脩正執此者若其爵云爵所以敘情配志也謹案內切而乾之曰脯加薑桂鍛曰腶脩云乎者不質言之或棗栗也可或腶脩也可科取其一非必兼用

大水丹刻楹桷以悅讐女遂乃頻歲災水濆宗廟之罰信矣汪克寬曰莊公取讐女又奢僭以誇示之故有陰沴之應唐高宗立太宗才人武氏爲昭儀而萬年宮夜大雨水幾溺其身天人相感之際焉可誣也

冬戎侵曹

曹羈出奔陳

曹羈者何曹大夫也曹無大夫此何以書賢也春秋

之義小國無大夫無大夫者稱人不録名氏也王
制曰大國三卿皆命于天子次國三卿二卿命于
天子一卿命于其君小國二卿皆命于其君春秋
稟文王之法假天子之事小國之卿不命于天子
故亦不得以名通于春秋唯來接我者然後書羈
非接内而亦書者乃特見其賢也穀梁子曰曹莒
皆無大夫其所以無大夫者其義異也是說必有
所受顧未著其所以異也今謂莒實小國曹貶從
小國本當與鄭同故于會仍得繫氏蓋與卒葬同意

何賢乎曹羈戎將侵曹

曹羈諫曰戎衆以無義君請勿自敵也

解詁曰戎師多又常以無義爲事禮兵敵則戰不敵則守君師少不如守且使臣下往

曹伯曰不可三諫不從遂去之故君子以爲得君臣之義也

解詁曰孔子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此之謂也所不從得去者仕爲行道道不行義不可以素餐所以申賢者之志孤惡君也諫有五一曰諷諫孔子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季氏自墮之是也二

曰順諫曹羈是也三曰直諫子家駒是也四曰爭諫子反請歸是也五曰戇諫百里子蹇叔子是也謹案韓非子曰曳吾來鞫而曹羈奔陳伯里子道乞傳說轉驚此羈爲賢大夫之證或曰即僖負羈也杜預但驗經文與突歸于鄭鄭忽出奔衛相似遂以羈爲曹世子赤爲曹僖公僖公實名夷不名赤鄭忽曹羈雖同號實貴賤不嫌惠士奇曰鄭伯寤生卒世子在位未踰年故稱名曹伯射姑卒世子在位已踰年矣當書曹伯羈出奔陳不稱伯則曹羈非君也安可與鄭忽同例哉

赤歸于曹郭公

赤者何曹無赤者蓋郭公也郭公者何失地之君

郭公名赤失地而寓于曹者也寓公稱公與州公同義不言奔者非國滅出亡亦非見迫逐不

也

有其國棄之而去此與紀侯大去並奔之說例據其國言之則日大去據所之之國言之則曰歸也但郭公不當倒在下疑傳春秋者赤上字舊漫缺經師相承以爲郭公謙愼不敢補入正文故著之

於下耳郭有道碑曰其先出自有周王季之穆有虢叔者寔有懿德文王咨焉建國命氏或謂之郭若然郭即虢也公羊處郭之郭左氏穀梁皆爲虢而此經三家同作郭公又所未曉

二十有五年春陳侯使女叔來聘解詁曰稱字者敬老也禮七十雖庶人主孝而禮之孝經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是也謹案禮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女叔以氏配叔不稱且字知年在五十以上故師說云爾然傳實無明文穀梁則曰天子之命大夫也以單伯例之近是

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不葬者本當絕故奪臣子辭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曰食則曷爲鼓用牲于社求乎陰之道也解詁曰求責求也先言鼓後言用牲者明先以尊命責之後以臣子禮接之所以爲順也書者善內感懼天災應變

得禮謹案五行志曰董仲舒以爲宿在畢主邊兵夷狄象也後狄滅邢衛以朱絲營社

或曰脅之或曰爲闇恐人犯之故營之解詁曰脅之與責求同義社者土地之主也月者土地之精也上繫于天而犯月故鳴鼓而攻之脅其本也朱絲營之助陽抑陰也或曰爲闇者社者土地之主尊也爲日光蓋天闇冥恐人犯歷之故營之然此說非也記或傳者示不欲絕異說爾謹案社有田主各以其土之所宜木營者禁其樹也周禮六祈一曰類二曰造三曰禬四曰禜五曰攻六曰說後鄭司農曰救禜如日食以朱絲禜社攻如其鳴鼓然董仲舒救日食祝曰炤炤大明瀸滅無光柰何以卑侵尊以陰侵陽是之謂說也造類禬禜皆有牲攻說用幣而已

伯姬歸于杞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

其言于社于門何于社禮也于門非禮也解詁曰不舉非禮爲重者如去于社嫌于門禮也謹案時蓋以五祀秋祀門故因爲水禱焉然非禮典董仲舒曰大旱雩祭而請雨大水鳴鼓而攻社天地之所爲陰陽之所起也或請焉或怒焉者何大旱者陽滅陰也陽滅陰者尊壓卑也雖大甚拜請之而已無敢有加也大水者陰滅陽也陰滅陽者卑勝尊也日食亦然皆下犯上以賤傷貴皆逆節也故鳴鼓而攻之朱絲而脅之爲其不義也故變天地之位正陰陽之序直行其道而不忌其難義之至也

冬公子友如陳解詁曰如陳者聘也內朝聘言如者尊內也書者錄內所交接也謹案內大夫如例時

二十有六年春公伐戎晉義石經監本並脫春字

夏公至自伐戎

曹殺其大夫

何以不名衆也 殺其大夫者驕誅偏戮之辭晉殺大三郤猶名此以衆不名者小國大夫本未得以名氏見今又衆故略不足列數之也 曷爲衆殺之不死于曹君者也 解詁曰曹諸大夫與君俱敵戎戰曹伯爲戎所殺諸大夫不伏節死義獨退求生後嗣子立而誅之春秋以爲得其罪故衆略之不名謹案曹君僖公也嗣子昭公也君殺大夫稱國傳例在僖七年春秋之義諸侯不得專殺大夫雖有罪猶以專殺書曹無大夫而記殺者專殺大夫之始故疾錄之外殺大夫例時 君死乎位曰滅曷爲不言其滅 解詁曰據胡子髠滅 爲曹羈諱也此蓋戰也何以不言戰爲曹羈諱也 解詁曰諱者上出奔嫌許難欲起其賢又所諫者戰也故爲去戰滅之文所以致其意也謹案戎殺曹君狄滅邢衛經皆無文明是不與戎狄得滅中國而傳別言爲曹羈桓公諱者諸

秋聖者之作一言時皆數旨若此之類亦爲存中國亦爲順賢者之意傳雖舉隅經自該蘊其不與夷狄之獲中國傳於猷舞下已有成解故於此略所易曉申其隱義焉者君子所賢也焉所爲恥君子亦恥之焉所諱君子亦諱之

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 桓之會不致其伐猶致致伐楚伐鄭是也此及二十八年救鄭不致者自從公會大夫不致例

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五行志曰董仲舒以爲宿在心心爲明堂文武之道廢中國不絕若綫之象也

二十有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 解詁曰書者惡公教內女以非禮也

謹案伯姬即二十五年始嫁者言會者殺辭蓋桓公女莊公妹也公會婦人前後未有此例良以失禮略不致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原仲者何陳大夫也大夫没稱字惠士奇曰原仲陳世卿詩所謂南方之原也大夫不書葬此何以書解詁曰据益師等皆不書葬通季子之私行也直言如陳則嫌爲國使故著其事曲禮曰大夫私行出疆必請反必有獻明禮得私行是以通之也（音義）板本作通乎季子因下文而誤行從開成石經刪何通乎季子之私行辟內難也解詁曰欲起其辟內難君子辟內難而不辟外難解詁曰禮記曰門內之治恩揜義門外之治義揜恩內難者何公子慶父公子牙公子友皆莊公之母弟也公子慶父公子牙通乎夫人以脅公脅者交挾制之使公不得專行季子起

而治之則不得與于國政坐而視之則親親時季子未執國政其位與勢皆不得治之將坐視其亂緣親親之心所不忍見因不忍見也故於是復請至于陳而葬原仲也徐彥曰上二十五年冬公子友如陳今又請往故言復也廣森謂傳著請至于陳者明有君命解經得言如意也公子友如陳葬原仲公子遂如楚乞師文同不嫌者乞師事重知爲國行外大夫葬理無君使往會尼通私行矣解詁曰不嫌使乎大夫者有國文也

冬杞伯姬來

其言來何解詁曰據有來歸直來曰來左傳云歸寧曰來此傳不言歸寧者伯姬桓公之女桓公文姜俱已沒不嘗歸寧知主譏直來書也直來有事無事例並時毛詩序曰泉水衛女思歸也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鄭司農說國君夫人父母在則歸寧沒則使大夫

寧於兄弟也何邾公謂諸侯夫人尊重非有大故不得反唯自大夫妻雖無事歲一歸宗與脩義違

大歸曰來歸 解詁曰大歸者廢棄來歸也婦人有七棄五不娶三不去嘗更三年喪不去不忘恩也賤娶貴不去不背德也有所受無所歸不去不窮窮也喪婦長女不娶無教戒也世有惡疾不娶棄於天也世有刑人不娶棄於人也亂家女不娶類不正也逆家女不娶廢人倫也無子棄絕世也淫泆棄亂類也不事舅姑棄悖德也口舌棄離親也盜竊棄反義也嫉妒棄亂家也惡疾棄不可奉宗廟也

莒慶來逆叔姬

莒慶者何莒大夫也莒無大夫此何以書譏何譏爾大夫越竟逆女非禮也 大夫位隆任重不敢外交無與異國爲姻媾之理喪服齊衰三月經大夫在外其妻長子爲舊國君傳曰妻言與民同也鄭司農以此傳說之言大

夫不外娶婦人歸宗往來猶民也若其士賤可得外娶故士昏禮曰異邦則贈丈夫送者以束錦假令爲士特先聘異國女後爲大夫而娶亦不得復行親迎爲出境將於政事有所捐曠故也逆叔姬不言逆女又不月叔姬不書歸皆略其文爲內女行于大夫之適例所以下其適國君者

杞伯來朝杞夏后氏之後周初封公未知何時降爵爲伯春秋因而不褒又不爲錄災異與宋比者亦將託新義爲後法有王者起當在所黜也禮曰尊賢不過二代

公會齊侯于城濮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

伐不日此何以日至之日也戰不言伐此其言伐何至之日也釋甲寅爲戰日也必舉伐于日下戰上者明師至之日卽戰也春秋

伐者爲客解詁曰伐人者爲客讀伐長言之齊人語也伐者爲主解詁曰見伐者爲主讀伐短言之齊人語也謹案長言者若今去聲短言者若今入聲也周官音義劉昌宗讀伐爲扶廢反是伐人之伐古皆去聲詩曰草顧旣伐昆吾夏桀短言之與桀爲韻六弢曰日中必彗執斧必伐長言之與彗爲韻高誘注呂氏愼行論云閻讀近鴻緩氣言之彼亦謂鴻去聲也氣緩則言長傳寫春秋者道經通例雖戰不言伐但寫戰孰序序下卽首兵者可知故使衛主之也解詁曰戰序上言及者爲主曷爲使衛主之解詁曰據宋襄公伐齊宋主齊衛未有罪爾繁露曰齊桓爲幽之會衛人不來其明年桓公怒而大敗之敗者稱師衛何以不稱師解詁曰据桓十三年己巳燕人戰敗績稱師也未得乎師也方至遠戰則尚未深造衛地蓋邊鄙之人聚而拒敵非國起軍衆故不得成爲師也不地者至日便戰與結日地期者異是以不與偏戰常辭

夏四月丁未邾婁子瑣卒春秋首褒邾婁故遂得常卒于所傳聞之世示與滕薛尤加異焉克猶未日至此乃日者錄之以漸

秋荆伐鄭公會齊人宋人邾婁人救鄭解詁曰書者善中國能相救

冬築微

大無麥禾

冬既見無麥禾矣曷爲先言築微而後言無麥禾諱以凶年造邑也解詁曰諱使若造邑而後無麥禾者惡愈也謹案大無麥禾內淫亂之罰也王藻曰年不順成土功不興

臧孫辰告糴于齊

告糴者何請糴也解詁曰買穀曰糴何以不稱使據內屬使文當云臧孫辰如齊告糴以為臧孫辰之私行也實為國使春秋以其私行之辭言之曷為以臧孫辰之私行君子之為國也必有三年之委一年不熟告糴譏也穀梁傳曰國無九年之畜曰不足無六年之畜曰急無三年之畜曰國非其國也諸侯無粟諸侯相歸粟正也臧孫辰告糴于齊告然後與之言內之無外交也古者稅什一豐年補敗不外求而上下皆足也雖累凶年民弗病也一年不艾而百姓飢君子非之不言如為內諱也蓋以為春秋之文非徒見刺譏而已將使後之王者觀於告糴之譏知未荒而備之有道觀於築微之譏知既荒而救之有政觀於大無麥禾之記災又思所以飭己勤民內無色荒外卑宮室崇節儉應是而水旱不侵天道若於上農時不違人事盡於下豈有饑饉薦臻之患矣

二十有九年春新延廄

新延廄者何脩舊也解詁曰延廄馬廄也舊故也繕故曰新有所增益曰作始造曰築謹案三者例皆時

脩舊不書此何以書解詁曰據新宮災後脩不書

譏何譏爾凶年不脩穀梁傳曰古之人君者必時視民之所勤民勤於力則功築罕民勤於財則貢賦少民勤於食則百事廢矣冬築微春新延廄以其用民力為己悉矣

夏鄭人侵許

秋有蜚

何以書記異也解詁曰蜚者臭惡之蟲也象夫人有臭惡之行言有者南越盛暑所生非中國之所有惠士奇曰蜮潛于水蜚處于澤蜚生于盛暑後世多有之曷為多麋有蜮有蜚亦書于策哉周禮與春秋皆先王經世大典先王盡人性以盡物性而其所以盡物性之官教擾而阜

書殿攻而禮壽有有一官之未備必有一物之爲虞災故堯舜命契爲司徒所以盡人性命谿爲朕虞所以盡物性君子讀春秋見書冬多麋則知獸人之官廢矣見書秋螟冬蝝八月螽則知庶氏翦氏之官廢矣見書有蜚有蜮則知蟈氏壺涿氏之官廢矣見書鸜鵒來巢則知硩蔟氏庭氏之官廢矣蓋官失於朝故變生於野其官載于周禮其變著于春秋

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 解詁曰國滅卒者從夫人行待之以初也謹案叔姬本媵得錄卒與夫人同者伯姬卒其娣宜攝女君者也故白虎通義曰伯姬卒叔姬升于嫡經不譏也

城諸及防 何氏云言及別君臣之義此推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傳言之彼特爲以邑奔者或据其私邑或更竊公邑故諱問邪不言及防茲乃言及別見罪輕重耳不可通之於城凡城兩邑悉有及文豈必一君邑一臣邑乎賈逵曰言及先後之辭廣森取焉

三十年春王正月

夏師次于成穀梁傳曰欲救鄣而不能也

秋七月齊人降鄣

鄣者何紀之遺邑也降之者何取之也取之則曷爲不言取之爲桓公諱也解詁曰時霸功足以除惡故爲諱言降者能以德見歸自來服者可也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盡也解詁曰襄公服紀已過而復盡取其邑惡其不仁之甚也月者重於取邑謹案紀之亾二十餘年矣而鄣猶孤存蓋其守邑大夫抗節未降若安陵不入于秦莒即墨不下于燕者也桓公必將脅之以威屈其志而窮其力以取其土地故不曰鄣降于齊而曰齊人降鄣閔鄣而甚桓見乎辭矣是皆所謂諱其文不沒其實者也齊稱人者貶也雖不言取而斥齊人是時未有存亾繼絕之功與之未醇故諱不若滅項之深也

八月癸亥葬紀叔姬

外夫人不書葬此何以書隱之也何隱爾其國亾矣徒葬乎叔爾穀梁傳曰不日卒而日葬閔紀之亾也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解詁曰是後魯比弒二君狄滅邢衛

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魯濟濟水之上杜元凱以爲濟水歷齊魯界在魯者爲魯濟是也所言魯者名山大澤天子不以封故謂之魯濟可謂之我濟則不可

齊人伐山戎

此齊侯也其稱人何解詁曰據下言齊侯來獻戎捷貶曷爲貶解詁曰據齊侯伐北戎不貶子司馬子曰蓋以操之爲已蹙矣解詁

曰操迫也已甚也蹙痛也迫殺之甚痛胡康侯曰北戎病燕職貢不至桓公內無因國外無從諸侯越千里之險爲燕辟地可謂能脩方伯連帥之職何以譏之乎桓不務德勤兵遠伐不正王法以譏其罪則將開後世之君勞中國而事外夷捨近政而貴遠略困吾民之力爭不毛之地其患有不可勝言者故特貶而稱人以爲好武功而不脩文德者之戒也然則伐楚之役何以美之其詞退師召陵責以大義不務交兵而強楚自服乎觀此此蓋可以見聖人强本治內柔服遠人之意矣

戰也何以不言戰 解詁曰得捷也 據春秋敵者言戰桓公之與戎狄驅之爾 言以桓公臨戎直驅除之而已故不言戰不使戎得敵中國也

三十有一年春築臺于郎

何以書譏何譏爾臨民之所漱浣也 解詁曰無垢加功曰漱去垢曰浣齊人語也譏者爲瀆下也禮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帷士簾所以防泄慢之漸也登高遠

坐人情所樂動而無益於民者雖樂不爲也四方而高曰臺譏築十年來師次于郎左傳言自雩門出敗之明郎在南門之外其地有逵泉臺下臨水泉臺所由名也鄭司農說手洗爲漱足爲浣

夏四月薛伯卒

卽隱之篇來朝所稱薛侯者伯其本爵也所傳聞之世大卒小國而卒之則加錄已明故不復褒也克卒名而不日宿男日而不名於滕薛不日又不名者來親隱殺恩殺

築臺于薛

何以書譏何譏爾遠也

解詁曰禮諸侯之觀不過郊讖案五經異義曰公羊說天子有三臺靈臺以觀天文時臺以觀四時施化囿臺以觀鳥獸魚鱉諸侯卑不得觀天文無靈臺但有時臺囿臺皆在國之東南二十五里東南少陽用事萬物著見用二十五里者吉行五十里朝行暮返也

六月齊侯來獻戎捷

齊大國也曷爲親來獻戎捷威我也解詁曰以威恐怖魯也

其威我奈何旗獲而過我也解詁曰旗軍幟名各有色與金鼓俱舉使士卒望而爲陣者旗獲建旗縣所獲得以過魯也戰所獲物曰捷謹案實威我而言來獻戎捷尊內文也捷獻捷時此月者異其例起非貢獻捷

秋築臺于秦

何以書譏何譏爾臨國也解詁曰言國者社稷宗廟朝廷皆爲國明皆不當臨也臨社稷宗廟則不敬臨朝廷則泄慢也

冬不雨

何以書記異也解詁曰京房易傳曰旱異者旱久而不害物也斯祿去公室福由下作故陽雖不施而陰道獨行以成萬物也先是比築三臺慶牙專政之應

三十有二年春城小穀

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宋序上者遇禮近者爲主遠者爲賓故使宋主之也穀梁傳曰梁邱在曹邾之間去齊八百里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

何以不稱弟解詁曰據公弟叔肸卒殺也殺則曷爲不言刺據殺買偃皆言刺爲季子諱殺也曷爲爲季子諱殺季子之遏惡也不以爲國獄緣季子之心而爲之諱遏惡遏惡者未作而弭之之謂不以爲國獄者季子之心不欲彰其事使國存爲罪案也季子之遏惡奈何莊公病將死以病召季子解詁曰之于陳召季子至而授之以國政解詁曰至不書者內大夫出與歸不兩書曰寡人卽

不起此病吾將焉致乎魯國解詁曰致與也季子曰般也存君何憂焉公曰庸得若是乎解詁曰庸猶傭傭無節目之辭牙謂我曰魯一生一及君已知之矣解詁曰父死子繼曰生兄死弟繼曰及言隱公生桓公及今君生慶父亦當及是魯國之常也謹案世家自魯公以下考公生煬公及幽公生魏公及厲公生獻公及眞公生武公及故事則然而季子必不欲立慶父者爲其淫亂爾慶父也存徐彥曰莊公辭季子曰夫何敢是將爲亂乎夫何敢解詁曰再言夫何敢者反覆思惟且欲以安病人也俄而牙弒械成解詁曰有攻守之器曰械謹案此弒械蓋即謀弒子般者牙弒不成慶父成之季子和藥而飲之解詁曰藥者酖毒也謹案酖者以鴆羽畫酒鴆鳥大如鵰紫長尺餘啗食蛇虺故甚毒雄名運日雌名陰諧曰公子斥呼公子外之之辭從吾言而飲此則必

可以無爲天下戮笑必有後乎魯國解詁曰時世大夫誅不宣揚子當繼體如故不從吾言而不飮此則必爲天下戮笑必無後乎魯國於是從其言而飮之飮之巫傫氏至乎王堤而死巫傫氏魯巫官名傫者之家也左傳曰鍼巫鍼盍傫之氏王堤地名〔音義〕舊本爲無傫氏釋文云無本又作巫今定从巫公子牙今將爾解詁曰今將欲弒辭曷爲與親弒者同解詁曰辭傳序經辭親躬親也君親無將將而誅焉解詁曰親謂父母然則善之與曰然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季子殺母兄何善爾誅不得辟兄君臣之義也解詁曰以臣事君之義也唯人君然後得申親親之恩〔音義〕辟音避然則曷爲不直誅而酖之行誅乎兄隱而逃之

使託若以疾死然親親之道也季子大義滅親之正也春秋旣善之矣而又深順其辭文明乎季子隱之緩之不得已而後出於殺者後若倫阿之徒苟覬骨肉以自利者乃不得假季子爲口實也其過惡也破斧之志乎其親親也常棣之志乎於牙不暴其罪於慶父不探其情有愛兄之心如季子焉雖殺兄可也不然是亂而已矣曰鄭伯克段于鄢則其忍於殺弟見曰公子牙卒曰公子慶父如齊則季子不忍殺其兄見兄故春秋之立言也董子所謂聖人能繫心於微而致之著者也所傳聞世內大夫卒不日已去弟起其刺故從刺例月也凡內刺大夫有罪者日無罪不日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

路寢者何正寢也穀梁傳曰寢疾居正寢正也男子不絕于婦人之手以齊終也

解詁曰在寢地加錄內也夫人不地者外夫人不卒內書薨已錄之矣故出乃地

冬十月乙未子般卒

子卒云子卒此其稱子般卒何解詁曰据子赤不言子赤卒君存稱世子解詁曰明當世父位爲君君薨稱子某解詁曰名者尸柩尚存猶以君前臣名也謹案顧命逆子釗惟未殯前稱之周禮之文也經於子般子野既殯未葬猶稱名尚哀也春秋之質也既葬稱子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冬十月子卒是也解詁曰不名者無所屈也緣終始之義一年不二君故稱子也踰年稱公解詁曰不可曠年無君子般卒何以不書葬問本不書葬耶爲賊未討耶未踰年之君也有子則廟廟則書葬無子不廟不廟則不書葬明無子本不書葬從討慶父猶不書葬就爲子野卒發通例也葬從恩錄無子者恩殺且葬當舉謚不廟則無謚不可得書也有子者當爲之作謚列於五廟義已明然與子不得立立孫者殊也許叔重五

經異義云禮臣不殤君子不殤父君無子而不為立廟是背義棄禮罪之大者也鄭司農駮曰未踰年君皆不稱公書卒弗謚不成于君也廟者當序於昭穆不成于君則何廟之立凡無廟者為壇祭之近漢諸幼少之帝尚皆不廟祭而祭於陵云罪之重者凡何故不罪殤者十九向下未踰年之君未必未冠引殤欲以何明也解詁曰稱卒不地者降成君也弒不去日見隱者降子赤也

公子慶父如齊穀梁傳曰此奔也推其事慶父弒般不欲自立國人不與懼而走之齊但假國事以行故舊史言如耳春秋因而不變者緣季子之心而為之諱也後出奔莒不復諱者正其罪也子般之弒歸獄於鄧扈樂季子親親不探其情及其再弒閔公罪益大乃拒奚斯之請而誅焉季子之治慶父先以仁後以義春秋所賢也故季子諱之亦諱之季子罪之亦罪之

狄伐邢

春秋公羊經傳閔公第四

謹案漢藝文志春秋古經十二篇經十一卷公羊傳十一卷何邵公曰繫閔公篇於莊公下者子未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傳曰則曷爲於其封內三年稱子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閔成石經題云春秋公羊經傳解詁閔公第四附莊公卷今仍之

元年春王正月

公何以不言卽位繼弒君不言卽位解詁曰復發傳者嫌繼未踰年君義異故也孰繼繼子般也孰弒子般慶父明當隱之如一也殺公子牙本將爾音義本舊作今據釋文出本將音則陸氏本作本上傳云今將爾此傳云本將爾義各有施作本字者長今從陸氏下同季子不免慶父弒君何以不誅將而不免遏惡也既而不可及因獄

有所歸不探其情而誅焉親親之道也將而縱之是與成其弒也既已弒矣不及得救季子以愛兄之道受逆賊之過其幾於仁乎解詁曰論季子當從議親之辟猶律親親得相首匿當與叔孫得臣有差惡乎歸獄歸獄僕人鄧扈樂曷爲歸獄僕人鄧扈樂莊公存之時樂曾淫于宮中子般執而鞭之莊公死慶父謂樂曰般之辱爾國人莫不知盍弒之矣使弒子般然後誅鄧扈樂而歸獄焉解詁曰殺鄧扈樂不書者微也徐彥曰卽左氏傳云雩講于梁氏女公子觀之圉人犖自墻外與之戲也者得與此合謹案養馬者曰扈見宣十二年注然則扈卽圉也犖樂聲同季子至而不變也至者自陳至也卽下季子來歸是也解詁曰季子知樂勢不能獨弒而不變正其眞僞

齊人救邢

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洛姑

季子來歸

其稱季子何解詁曰据如陳名賢也先君之母弟稱季子王季子是也莊公之篤友未稱弟今以遏惡功大特從先君母弟之貴稱稱之顯其賢也後不恒書季者其卒師盟聘並以君命君前則名以是內臣與王季子來聘得從內錄尊敬辭者異故但於來歸及卒此二事不繫君者字之而已其言來歸何解詁曰据名歸不書隱如言至喜之也解詁曰季子來歸則國安故喜之而變至加錄云爾譏案子般之弒季子奔陳於是名而復之故言來歸何邪公必不信左氏乃以上傳季子至爲從家至朝此經來歸爲自洛姑歸支離之說今悉無取然則奔

陳不書何也劉敞曰出奔書者治之也不書者子之也莊公死子般弒慶父夫人亂乎內魯國之不絕若綫季子死子生則可以易死故不可以死而可以生季子存則可以易亡故不可以存而可以亡其生也賢於死其亡也賢於存是以雖出奔予之也

冬齊仲孫來

齊仲孫者何公子慶父也公子慶父則曷為謂之齊仲孫繫之齊也曷為繫之齊外之也慶父既以罪去則當進諸齊絕其公族使常為齊人不當令復來故變文不言自齊來而繫齊于上以見義也左氏不達春秋微意因訛為齊仲孫湫來省難彼未知高子來盟不言使者我無君也此特我有君令實仲孫湫必無不言齊侯使者也故知左氏誑爾曷為外之春秋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為尊者諱諱所屈也內不言敗盟大夫不稱公之類是也為親

者諱諱所痛也弒而曰襲奔而曰孫之類是也爲賢者諱諱所過也諱與譏之爲用一也其皆在譏之限其人在尊親賢者之科然後從而諱之三者道通例耳此則主爲賢者諱也慶父懼討久稽于齊聞季子至而不變乃肆志復入季子不探其情似也聽其來抑過矣書曰齊仲孫來爲前之弒惡其來爲後之弒痛其來爲季子之受惡人諱其來是以外之之甚也變言仲孫者斥慶父則非諱意

子女子曰以春秋爲春秋齊無仲孫其諸吾仲孫與言後之讀春秋者將以春秋之文治春秋之事則前後經未見齊有仲孫者其必知爲吾仲孫與明繫之齊不嫌也解詁曰主書者賊不宜來因以起上如齊寔是弒君出奔謹案何氏之意得與上相起者實如者出歸不兩書今言來明從出奔復入兩書者例矣凡春秋之諱必使文不沒實

二年春王正月齊人遷陽不爲桓諱者遷愈於滅也

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其言吉何解詁曰據禘于大廟不言吉言吉者未可以吉也如傳意言吉者特春秋加之以為譏而先儒云三年喪畢合有審諦昭穆之祭謂之吉禘未是也藉實審諦將謬當就太廟合羣主何得于莊公乎禘者殷人以夏祭之名左傳曰魯有禘樂明堂位曰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成王康周公特於夏祭假以天子盛禮樂嫌純同王者故不謂之禴而謂之禘以避其名猶用殷牲白牡之意王制曰天于犆礿祫禘祫嘗祫烝諸侯礿犆禘一犆一祫嘗祫烝祫一犆一祫者一非必一年犆一年祫一一猶或也若穀梁傳云一一有一亾爾雅云泉一見一否夏小正云一則在本一則在末其義皆為或言春礿必犆祀一主嘗烝必祫祭五廟禘則犆祫無常僖八年禘于太廟是祫禘也禘于莊公乃犆禘也均四時之常祀也此未可以舉常祀而舉之故加吉爾曷為未可以吉未三年也三年矣曷為謂之未三年據已涉三年三年之喪實以二十五月解詁曰時莊公薨至是適

二十二月所以必二十五月者取期再朞恩倍漸三年也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禮士虞記曰朞而小祥曰薦此常事又朞而大祥曰薦此祥事中月而禫是月也吉祭猶未配

其言于莊公何據當言莊宮未可以稱宮廟也曷爲未可以稱宮廟在三年之中矣解詁曰當思慕悲哀未可以鬼神事之

吉禘于莊公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不三年也檀弓曰魯莊公之喪既葬而絰不入庫門士大夫既卒哭麻不入可以見即吉之遠矣文公因之欲久喪而後不能宣公自以弟繼兄無于道遂復踰年吉娶積習爲常至於滕文公復三年之喪而父兄百官以爲宗國魯先君莫之行有自來也故於變禮之始重譏之

秋八月辛丑公薨

公薨何以不地隱之也何隱爾弑也孰弑之慶父

也殺公子牙今將爾季子不免慶父弒二君何以不誅將而不免遏惡也既而不可及緩追逸賊親親之道也 解詁曰不書葬者賊未討

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婁 解詁曰爲淫二叔殺二嗣子出奔

公子慶父出奔莒 不復言仲孫者本爲內諱今畏討出奔是內已正其罪無所諱也內大夫奔例月罪不明者乃日故慶父可以不日叔孫僑如皆與日以著其有罪

冬齊高子來盟

高子者何齊大夫也何以不稱使我無君也 解詁曰時閔公弒僖公未立故正其義明君臣無相適之道也春秋謹於別尊卑理嫌疑故絶去使文以起事張例則所謂君不使乎大夫也 然則何以不名 解詁曰據國佐盟名 喜之也

何喜爾正我也其正我奈何莊公死子般弑閔公弑比三君死曠年無君設以齊取魯曾不興師徒以言而已矣曠空也時季子力不能立僖公相與適邾婁設桓公不為魯定僖公之位使我曠年無君則國幾亾矣徒以言者喻其易桓公使高子將南陽之甲立僖公而城魯解詁曰南陽齊下邑甲革皆鎧胄也城魯不書者諱微弱謹案甲甲士也齊桓公作內政有中軍之鼓有國子之鼓有高子之鼓各帥五鄉焉南陽者蓋高子所帥鄉名或曰自鹿門至于爭門者是也或曰自爭門至于吏門者是也解詁曰鹿門魯南城東門也謹案說文解字曰淨魯北城門池也或以為爭門魯北門故其池即从爭加水名之魯人至今以為美談曰猶望高子也解詁曰久闊思相見者引此為喻美談至今不絕也喜而加高子者美大齊桓繼絕

于魯故尊其使起其功謹案高傒齊卿之命乎天子者前盟防降書名氏耳本在字例故今進一等褒之得稱子

十有二月狄入衛 左傳曰衛懿公及狄人戰于熒澤衛師敗績遂滅衛而經但言入衛則公羊子謂爲齊桓諱者信矣

鄭棄其師

鄭棄其師者何惡其將也鄭伯惡高克使之將逐而不納棄師之道也 毛詩序曰清人刺文公也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而欲遠之不能使高克將兵而禦狄于境陳其師旅翱翔河上久而不召衆散而歸高克奔陳公子素惡高克進之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國亡師之本故作是詩也然則經以鄭棄其師言之猶清人之意乎

公羊春秋通義卷三終

經傳凡五千九百二十六字